



神州怪侠

下

不平少侠高一斗

石

云中岳

中原出版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责任编辑 梅子

封面设计 吉祥

神州怪侠系列
不平少侠高一斗(下)

责任编辑 梅子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政府机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大 32 开 20 印张 510 千字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—80538 701—X/I·343 定 价:22.60 元

总定价:85 元

第十一章 是非分辩

山陵樵子钱雄熹主意一定，立即一本原态，满脸含笑，对方才高一斗示威性的长笑，以及讥讽性的言词，竟是毫不介意，半请半激地将高一斗与南山鹤姜秀等三人邀入大厅。

高一斗见山陵樵子钱雄熹如此友善地接待自己，心中至为不解！

这也难怪，撇开他恩师的一笔断臂血仇不谈，高一斗给予山陵樵子钱雄熹的打击之重，可谓已到了无可喻拟的程度。掌劈八度翁刘菁，揭露其借刀杀人的阴谋，使其在武林中的声誉为之扫地，这次又将他辛苦经营的“插木离魂阵”破除。凡此种种，山陵樵子钱雄熹都该对高一斗恨之入骨，才合常理。

但如今山陵樵子钱雄熹非但未记前恨，反对高一斗礼遇有加，这怎不使聪明绝世的高一斗感到一片困惑与迷惘！

只是他胸有成竹，自信取山陵樵子钱雄熹之命已如探囊取物，明知山陵樵子在这反常的表现之后定必隐藏着某种恶毒阴谋，但是他仍是耐性等待，欲求一个水落石出，彻底解决！

入厅待茶之后，山陵樵子钱雄熹忽然肃然起立，诚挚无比地向高一斗赞道：“高少侠武功盖世，胆勇过人，真不愧为当今武林奇才，……前途不可限量……。”

高一斗见他一味恭维，虽极恼恨却不便发作，只是微微一笑以示答覆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接着又道：“老夫记得上次离开老君岭时，九螺醉客宋老英雄曾与高少侠同行，这次怎未见他同来？”

高一斗闻言牵动心头剧痛，咬牙一阵强忍，心想如果说出羽叔遇害真情，可能自己行藏亦将泄漏了，乃含糊答道：“他老人家日前与高某分手，目前却是不知道他老人家究在何处。”

山陵樵子见话头已开，即转入正题道：“高少侠想来也早已知道，当年的一代魔君天煞地魔任天仇已重现江湖，由于此魔昔年与老夫有段过节，是以老夫……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话未尽意，含怒静坐一边的南山鹤姜秀突然“哈哈！”一阵狂笑，截断他的话音道：“是以你就不惜丧尽天良，施用借刀杀人之计，收买八度翁伪扮任天仇老前辈，将武林捣成一片腥风血雨……”

山陵樵子脸神色陡然一变，闪电般瞟了高一斗一眼，敢情，他想查看高一斗对南山鹤姜秀所说的之话的反应。

但见高一斗此刻面上不但毫无反应，精眸之中是寒光凛冽，令人不敢逼视。饶他山陵樵子一代枭雄，也难禁心头一颤，原欲向南山鹤姜秀发作的怒氣，也硬生生地压抑下来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又羞又惭地呆立了半晌，忽然脸上血色全消，嘴唇微颤，似乎已下了某种决心。只听他一声干咳，朝高一斗等四人身后两丈远处，候立门边的一个银须白发老汉挑眉示意。老汉也立将头微点，掩入内厅之中！

山陵樵子钱雄熹见老汉已经进入内厅，故作悠闲地一整长袍，沉着道：“老夫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哩！以致情急铸此大错，不过一切犹未为晚，挽回并不太迟，……是否之间全在高少侠金诺一言

了呢！……”

高一斗闻言心头一动，存心要将山樵子钱雄烹所弄玄虚摸个透彻，乃故作诧异地道：“钱老英雄，此话怎讲？”

山陵樵子钱雄烹又是干咳一声，继续道：“金面佛吴苟以及历次犯山遇擒的各种英雄，俱都安住本坑密室，毫发未损。高少侠如系为此而来，冲着高少侠金面，老夫岂敢不识抬举，到时决还他们自由之身就是！”

此言一出，高一斗与南山鹤姜秀等三人更是满腹狐疑，不知山陵樵子钱雄烹究竟是什么用心。

山陵樵子钱雄烹此刻面色凝重，脸无表情，显见他此一作法并非出于本愿，而是由于迫不得已。他见各人面现怀疑，便又道：“高少侠不必多疑，老夫此举仍是为了那番苦衷，……只要高少侠能协助老夫完成一事，老夫立即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并愿向天下武林同道谢罪！”

高一斗将山陵樵子先后所说的话略一回味，再想到他嫁祸恩师任天仇的动机，立即明白他要求自己协助者为何。心中不禁暗暗好笑，但仍故作不解地道：“钱老英雄倒是有什么需要我高某效力的，我愿意帮忙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烹显得十分努力地道：“老夫拟借重高少侠一臂之力，将那魔君天煞地魔任天仇歼除。”山陵樵子钱雄烹费尽心机地要除去天煞地魔任天仇，可见他对天煞地魔任天仇惧怕至何种程度！

山陵樵子钱雄烹称雄江湖数十年，威名显赫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但他为何会对天煞地魔任天仇惧怕若此？这道理极为简单，须知凡事理直则气壮，理曲则胆虚。山陵樵子当年在鲁西马蹄山中仗着人多势众，砍落天煞地魔任天仇一条左臂，表面上虽撑着

武林正义的招牌，可是在心里又何尝不觉得他所凌辱的是一个正气磅礴，受尽委屈的失意英雄！

他扪心自问岂不有愧？是以他这种丧魂失魄，日夜难宁的景况，以其说是由于对天煞地魔任天仇的恐惧，毋宁说是受了良心的折磨。

可笑他只为一时的快意失念，留下终生恨事，眼见天煞地魔任天仇重现江湖，自知厄运难受逃，竟又施用毒计，酿成漫天血雨，到头来落得个声名扫地，武林人物群起而攻。如今又不昔以一个武林前辈的身份，向一个年不满二十岁的后辈求助！其情状之狼狈，着实令人可笑，也着实令人怜悯呀！

只看他向高一斗提出要求时的那种勉强而费力的神态，即不难想像他内心中也确是充满了极端的矛盾与无奈！

可是高一斗对他这个求助的请求，并未作正面的答覆，“哈哈”的一阵疯狂大笑，笑声中充满了人生的悲欢喜乐——是自傲，也是惨痛！

高一斗的笑声愈来愈吭，愈来愈厉。山陵樵子钱雄熹的脸色也愈来愈白，下颌连同胡须也已微颤微抖！

高一斗这种笑声已代替了他的回答，山陵樵子钱雄熹当然心中明白，但他仍是不动声色，待高一斗笑声一落，便又含笑道：“高少侠远来辛劳，后厅备有粗肴水酒，宾主同图一醉如何？”

说罢侧身肃客！

高一斗眼珠微转，尚未决定如何区处。一旁的离魂客崔玉已自纵声大笑道：“既是主人有此盛意了，咱们只好扰叨一杯了！”

这种表示当然代表着四个人的回答，南山鹤姜秀与开碑手邓炳虽极担心，却是无可奈何。高一斗则面现落寂，脸无表情。

山陵樵子前行带路，四人紧随于后，过堂穿屋，几经转折来

至一间极为宽敞的花厅。

花厅中排着一桌丰盛的酒席，酒席旁边并立着两个衣着极为特异的长者。一个白发银须，面庞瘦削，双眸之中闪射着莹莹碧光，另一个圆脸光头；赤足露胫，身穿非僧非俗大氅。

经山陵樵子钱雄烹引见之后，高一斗等四人这才知道这两个老怪俱非中原人物，银须白发老者来自塞外，号称碧漠翁冷子元；圆面光头老者来自苗疆，号称紫云散人卓清。

七人相继入席，酒过三巡。高一斗正待寻机发作，山陵樵子钱雄烹先已一声干笑，开言道：“嘉宾在座，理当有所助兴，……卓英雄的两位爱徒多才多艺，能否请出歌舞无支，以博贵客一笑！”

紫云散人卓清早得山陵樵子示意，是以不待高一斗有开口的机会，立即点头不迭地应声道：“当然！当然！使得！使得！”

说罢击掌为号，左侧门中，立即走出九个年方七八岁的妙龄少女！

八个少女一律异妆怪饰，袖不及肩，裤不盖膝，裸呈白嫩四肢，纤纤玉臂间各挽一种奇形乐器。

众少女走至厅心，各占方位，靡靡乐声，立即响起。

紫云散人卓清再次双掌轻拍，悠扬乐声中，又是两个少女，分由左右侧门中翩然而出！

这两个少女虽亦二八之年，但却比方才八女更是明艳，眉若远山，目蕴秋水，琼瑶玉鼻，丹朱樱口，令人目率神迷。

二女除各披一袭薄如蝉翼的绛纱而外，竟是寸缕未御，玉肌若隐若现。起舞时柔腰款摆，粉臀晃波，胸前一双玉乳不住微微颤动！

这种景象谁看了不为之沉醉？尤其是这两个少女于载歌载舞之际，两双秋眸，竟注目高一斗片刻不离。有时高一斗羞得偏脸

侧视，她们也必立即跟着转移，大有“此舞为君开，如何将眼斜之慨！”

离魂客崔玉这位浪迹江湖数十年的怪侠，足迹遍及天下各地，其见闻阅历之丰，岂是常人可与比拟。尤其在今天这种情形之下，他岂敢有丝毫大意，所以妙舞开始不久，便已看出蹊跷。

原来他发现这两个少女的秋眸，始终在争取与高一斗的视线接触的机会，而且秋眸之中蕴含着一种异于寻常少女应有的神采，除了洋溢的春意而外，另还有一股慑人心神的妖氛邪气！

离魂客崔玉发现此一现象之后，略一思索，立即认出这两个少女所施的竟是南疆的一种旁门之学“瞳眸慑魂术”，心中不由大吃一惊。因为他深知此术利害无比，任何人只要为其所乘，立时心神丧失，听凭施术者驱使。

由于酒席排于厅心，四围都是空地，两个少女交相配合，不管高一斗的面孔转向何方，总有一女逼视当前。更由于高一斗不知究里，误将眼前情景当着普通“脂粉阵”看待，自持定力深厚，以致提防之心并不太切，渐渐竟也为之所动，忘其所以地注目少女秋眸相对，一瞬不瞬！

南山鹤姜秀与开碑手邓炳两人，由于并非施术对象，除了南山鹤姜秀因尤在壮年，血气仍盛，而略受美色所惑外，其他并无若何感觉。

就在高一斗神智渐泯，灵台渐晦之际，他隔座的离魂客崔玉霍地一立而起，戟指山陵樵子钱雄熹大声喝道：“堂堂武林成名人物，竟也借重蛮荒妖术……高少侠得天独得地，功参造化，区区‘瞳眸慑魂术’又奈得他何！”

离魂客崔玉这故意的一声叱喝，高一斗犹如醍醐灌顶，立即神智全苏，灵台复明。

这种“瞳眸慑魂术”山陵樵子钱雄熹本来准备对高一斗使用，因为他深知高一斗修为极深，使用起来多半无效，后来他见厅中情形极为有利，才临时决定一试，不想高一斗经验阅历不够，竟险些着了道儿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见阴谋已经败露，高一斗又在向他怒目而视，一时心胆俱寒，惴惴地向后退数步，霍地一个转身，闪电般地向厅门外疾射而去！

高一斗舌绽春雷地一声怒叱，一掌推翻酒桌，身形腾空而起。

南山鹤姜秀等三人亦纷纷亮出兵刃，横身拦在碧漠翁冷子元，紫元散人卓清与十个少女之前！

诸人的这许多动作，快若电光石火，可说是发作于同一时间。就在山陵樵子钱雄熹一脚跨出厅门时，高一斗凌空向门边疾射之际，突然一声“呛啷”的震天巨响，花厅四周已沿墙边落下一座铁罩哩！铁罩周围作栅状，栅上铁条粗加儿臂，每根铁条之间宽三寸不到。

南山鹤姜秀等三人截住碧漠翁冷子元等人的目的，原在防止山陵樵子钱雄熹捣鬼。不想山陵樵子钱雄熹对此竟是毫不在乎，心中实是无奈，只得收起兵刃，放开碧漠翁等人。瞪目向门外怒视！

碧漠翁冷子元瘦削冷漠的脸上，也满是惊疑不解之色。

紫云散人卓清奔到门边铁栏之前，大声叫道：“铁老英雄！铁老前辈，你老人家怎好这等做法？我们……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这时昂立门外六七尺之处，“嘿嘿嘿！”狞笑不已！

他对紫云散人卓清的话并不理会，却戟指高一斗厉声道：“高一斗，你破坏老夫好事数桩，老夫仅以一臂之力相请，你竟是如此不识抬举……”

高一斗将头微偏，口角擒着一丝冷笑，对山陵樵子所说的话直如听而不闻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见状更怒，狂吼道：“老夫得不到你，就得毁了你好……”

这时，手扶栅上铁条的紫云人抢着开言道：“铁老英雄！咱们是你老人家邀请来的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见紫云散人卓清乱吵乱闹，似乎感到厌烦，倏地一瞪怒目，“嘿嘿”一阵冷笑，厉声道：“少说废话，老夫邀你，乃是看重你的‘瞳眸慑魂术’，谁知你这鬼把戏竟是毫不中用，老夫不罚你欺瞒之罪已算客气，你还罗嗦个什么！哈哈！你就陪着他们等死吧！”

说罢又是“嘿嘿嘿”狞笑不已。

碧漠翁冷元子见山陵樵子如此寡情绝义，煞是气极，扑至栅边，戟指怒责道：“山陵樵子钱雄熹，你这等行为，哪里还有一点江湖道义？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闻言又是一笑，冷冷地道：“老夫一生行事，向来不知道仁义二字应作何解，贤昆仲迢迢数千里从塞外来此，理应生死与共。你义兄八度翁刘菁，即毙命于这姓高的小子掌下，如今虎困牢笼，此是你碧漠翁冷元子报仇雪恨的良机。你若有本事将他制服，老夫立即启柩谢罪。要不然，老夫既已一错难免再错，就只有委屈尊驾作殉葬之鬼了！”

碧漠翁冷元子听了山陵樵子这种歪论，直气得吐气呼呼，浑身发抖。

南山鹤姜秀于山陵樵子与碧漠翁对答之际，一直在抬眼四搜，这时忽然伸臂紧握栅架，试力摇撼了。

山陵樵子见了“嗤！”地一笑，道：“姜英雄不必枉费力气了，

老夫在这座栏杆上的每根条柱，都系精金钢母所铸，岂是人力所能略动分毫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烹说完，静立厅心的高一斗突然将头一抬，朗声发话道：“钱老英雄，高某承你这等抬爱真是汗颜无地。依你之意，是不是只要高某助你一臂之力，退却强敌，你即可解除我等今日之困？”

高一斗说出此话，南山鹤姜秀等三人无不面现诧异神色。

山陵樵子钱雄烹闻言也是一怔，随即双目神光闪射地注定高一斗，似欲从高一斗的人上看出什么来。

高一斗的神色淡漠如故。山陵樵子钱雄烹注视半晌，仍未看出究竟，只得探问道：“高少侠此番与南山鹤姜秀等三人，不惜冒险进入‘插木离魂阵’，来此翠薇坑，究竟用意何在？”

高一斗故作郑重地道：“钱老英雄崇信尚义，望重武林。高某仰慕已久，此番特来造访竟是不得其门而入，情急之下，乃出手劈倒几株树木，孟浪之处尚希钱老英雄勿怪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烹听得老脸一红，心中暗骂道：“小子口齿好损，此番落入老夫手中，总要教你识得老夫的厉害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烹心中虽如此想，却未形之于色，只朝高一斗看了一眼，微微颌首道：“多谢高少侠盛意，老夫心领……不过在老夫看来，高少侠此来目的，当非在此！”

高一斗一笑道：“不错，高某来此确是还有一个目的，那便是据伏诛于高某掌下的八度翁刘菁临死之前透露。他的罪行乃是受了你钱老英雄的指使，高某因向知钱老英雄德高望重，未敢蒙信。故高某此行，一方面固欲一瞻钱老英雄的侠义风范，再方面也是为了欲将事实真相弄个明白！”

高一斗的词锋越来越峻；山陵樵子钱雄烹的老脸涨得时红时

白，不时“嘿嘿”干笑，聊以自解。高一斗话完半晌，他才又略整面容道：“高少侠有话不妨明说，何必出言挖苦，老夫早已说过，老夫此举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只在高少侠能为老夫将天煞地魔任天仇那老贼除掉，老夫甘愿金盆洗手，谢罪天下武林……”

高一斗见山陵樵子钱雄熹对已故恩师存意刻毒，且口称“老贼”，不禁怒极，脸肤一阵疾颤，就要发作，但当他看到山陵樵子钱雄熹的那种委曲求全的狼狈之相之后，心中却又快意之极，乃继续说道：“天煞地魔任天仇乃是一位武林前辈，武功绝世，高某又岂能与之颀颀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见高一斗话中并无回绝之意，急道：“老夫生平何曾恭维过人？单以独臂塞外奇人八度翁刘善与轻易闯过‘插木离魂阵’两节而论，已足证高少侠在掌法与易理上俱已有了惊人的造诣，尤其高少侠方才在大厅上所发的那声长笑，所惧撼人心魄的威力，又岂是武林称绝的‘狮子吼’可比！”

高一斗闻言一阵“哈哈”长笑道：“钱老英雄过奖了，……事实上，高某此刻正是你钱老英雄的阶下之囚呢！”

山陵樵子老脸又是一红，喃喃道：“此仍由于高少侠不察，致中老夫谋算罢了。”

高一斗略一沉吟，接道：“钱老英雄方才说过，只要高某答应条件完成使命，老英雄即甘愿金盆洗手，谢罪天下武林，不知老英雄准备如何谢法？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闻言一怔，敢情他口是心非，口中虽屡称“谢罪天下武林”，心中却是未作此想哩！此刻经高一斗一问，顿即不知如何回答，不过他老谋深算，眼珠几眨已将利害得失分析清楚。他深知与高一斗的谈判已至紧要关头，如再不给以满意答复，最多也只能与天煞地魔任天仇处于伯仲之间，只要这两人之

间的敌对地位一旦形成，必定会死缠难休。即令不两败俱伤，也将从此分不出余力来对付他山陵樵子！

他想到这里，不禁宽心大放，慨然道：“只要高少侠能将那老魔除去，我山陵樵子钱雄熹任凭高少侠处置就是！”

高一斗闻言一阵惬意大笑，道：“多承钱老英雄如此器重，高某岂能不识抬举……这样吧，高某如能侥幸不辱所命，就请钱老英雄自断一条左臂，并尽释遭擒于此的各路英雄如何？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先是一震，继而觉得这个条件实在算不了什么，因为他深信将来要他实现诺言的机会并不太多，乃故示爽快道：“以武林同道对我山陵樵子钱雄熹痛恨的程度来说，高少侠这个条件不能算是太苛，……只是老夫仍有一点难以理解，高少侠何以别的不要，单要老夫一条左臂？”

高一斗峻斥道：“呸！此乃高某为钱老英雄办事所提出的个人要求，至于钱老英雄将如何谢罪武林一节，尚有待于天下武林的共议，高某对此岂敢擅专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听得老脸一抖，暗骂：“小子欺人太盛”，但很快又复心中释然，心想除了老魔与你这小子而外，天下武林又奈得老夫何？当下一阵干笑道：“高少侠说得极是，理应如此，……只是设若高少侠不能完成此一任务，又将如何？”

高一斗傲然道：“高某不幸因此伤命，自怨学艺不精，又如果徒手而归，亦当自断一臂，以报老英雄抬爱之情……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得意地敞声一笑道：“使得！使得？老夫与高少侠这桩买卖算是做定了！”

当高一斗与山陵樵子钱雄熹讨价还价之际，南山鹤姜秀，离魂客崔玉，以及开碑手邓炳三人虽是惊奇不解，但自思对双方都无影响力量，也只得保持缄默，听凭事情的发展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似乎仍不放心，忽又进逼一句道：“高少侠，你我既行走江湖，说话当能够算数吧！”

高一斗“嗤！”了一声道：“钱老英雄跻身武林前辈之列，如何竟存有这等小人之心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又遭挖苦，尴尬至极，干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老夫不过提醒一句而已……老人这就拉起铁罩放高少侠出来！”

高一斗又是一声冷笑，漫不经意地道：“免了，高某既能闯破‘插木离魂阵’，区区铁栅又岂能困得住我！”

说罢双手插入栅缝，运气左右一分，十数根儿臂粗细的钢条竟是应手而曲，现出一个一尺多宽的大洞！

高一斗显露如此神功，众人无不骇然咋舌，山陵樵子钱雄熹更是惊得面无人色，心想这小子既有这等能为，何以又要向我委曲求全，难道是因为我将天煞地魔看得太过利害，激起了他的好胜之心，存心要找那老魔一较高低？

他觉得这种解释极为合理，心中立时大定。

高一斗走出铁栅，其他各人亦相继走出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为欲缓和彼此之间的不快气氛，连声大呼“摆酒”。

席间，由于各人心情复杂，空气显得极为沉闷，只有高一斗神态自若，毫不以适才发生的事情为意。

不久，众人也就分组谈话起来。尤其碧漠翁冷子元，并不因高一斗劈毙其义弟八度翁刘菁而心存仇视，反与他谈得极为熟络，山陵樵子钱雄熹见了又气又恨。

酒残肴尽之后，高一斗起身离座，面向山陵樵子钱雄熹郑重道：“高某这就告辞，以便完成使命吧！……在高某返回之前，钱老英雄若再施什么诡谲伎俩，就休怪高某出手绝情，不过方才只

取一臂之诺！”

说罢又转向南山鹤姜秀等三人道：“钱老英雄既承认于高某完成使命之后释放吴苟等各位英雄，三位即请在此静待，一切容高某返回后再作计较！”

说罢身形一闪，已消失于厅门之外。

高一斗一去两日，毫无音讯，就在众人闲坐大厅，分拨议论之际，厅外墙头上忽然响起一阵激烈而浑雄的“哈哈”长笑，震得众人如中雷击，心颤神摇。笑声一落，厅门外的空地上，已悄无声息地站着一个鬓髻灰白，紫铜脸肤，腰围布带的老们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早已骇得面无人色，惻惻地向后退了两步，他似乎觉得远离眼前老人一步，生命即可多一层保障。

但当他的眼神掠过周围众人一眼之后，他那砰然欲碎的心中，立又泛起一股凉气。原来这周围三十多个人，除了姜秀等三人而外，竟有一大半以一种不屑与鄙夷的眼光盯视着他。这当然是由于山陵樵子钱雄熹寡情绝义，只图逞一己私意，置同僚生死于不顾，致伤透了这些人的心之故！另外一半的人虽原为山陵樵子钱雄熹的死党，但慑于眼前老人的声威，竟也随着碧漠翁，与紫云散人诸人乘风转舵，面现落漠，毫无与山陵樵子钱雄熹同仇敌忾之气的表示！

山陵樵子钱雄熹见了这种情形，下颌打颤，象困兽般地局促于厅中一角，双眼全神向前注视！

老人飞身进入大厅，见了山陵樵子钱雄熹的狼狈之状，忽又一阵震撼长笑，笑罢戟指喝道：“山陵樵子老匹夫，如何畏缩不前，当年的威风哪里去了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已知难逃，骇极之下，心中倒反泰然不少，强提一口真气，艰涩地道：“老魔，你阴魂不散，两次纠缠老夫意欲

何为？”

老人切齿道：“老夫来此，原欲凭着一双肉掌，扫平你的巢穴，不留一个活口，将当年的一臂之仇，讨还个连本倍利，……更要你挫骨扬灰，永劫不复……”

老人言落于此，大厅上一片静寂！

山陵樵子钱雄熹怒目圆睁，嘴唇掀动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

老人接着又道：“不过，老夫于来此途中，与一位姓高的少侠相遇。据那位小侠说，此间不乏武林节义之士，乃是受了你山陵樵子钱雄熹的瞒骗，是以老夫初衷已改……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心知如容老人再说下去，事情可能更糟，乃连忙大声阻止道：“老魔休得罗嗦，你究竟怎样，快说吧！”

老人闻言又是一阵“哈哈！”敞声大笑，接着道：“钱雄熹，你怕了，你想来个痛快的？嘿嘿，没有那么容易，老夫偏要你站在那里听老夫数说！……老夫当年虽然杀人三千，却是未曾错杀一个正直之士，而且老夫每次行事，无不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，功过一人承当。哪像你，谋害的尽是一些节义同道，而且兼及被害者的一家大小，撩起漫天腥风血雨，而你又无勇气承担，不但借手于人，而且嫁祸于人，你这种卑鄙无耻的做法，哪里还有一点武林人物的本色！……像你这样的人，岂是一死足以赎罪？是以老夫不但不要你死，而且要你活……如今你已遭天下武林同道所唾弃，你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恶魔，他们鄙视脸色！他们痛恨你！这样我已感到快意，比杀死你更要快意！”

老人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故意顿住不说，双眸寒光凛冽，逼视着山陵樵子钱雄熹。

山陵樵子钱雄熹呼吸急促如喘，眼中血丝密布，不时双肩晃

动，似欲作势进扑，但每次都在老人威凌的目光逼视之下，废然而止！

老人虎视山陵樵子钱雄熹许久之，续又冷峻地道：“来吧！钱雄熹，别装死了，老夫说过不要你的命，自然不会骗你，老夫今天只准备带走两条左臂，一条是钱雄熹你的！一条是老夫我的，老夫那条左臂对老夫虽已一无用处，因为老夫的义腿与假臂已练至运用随心的程度，但它毕竟曾是老夫身体的一部份，代表着老夫的荣辱，老夫可不能不将之收回。至于要带走你一条左臂，那不过是老夫向你索讨的起码利息，所谓天道好还，你钱雄熹当不会谓老夫过份！……动手吧！铁老熹！老夫可不愿你束手待毙，老夫要凭武功讨还这笔血债。”

老人说到最后，倏地右掌戟指虚空一圈，只听“唰！”地一声，山陵樵子钱雄熹的一件长袍，已如利剪划过般地齐腰中断，下半截坠落地面。

在场众人见状，无不面容作色，离魂客崔玉见闻广博，更不由地惊呼出声：

“绝传久矣的‘遥空追魂指’！”

山陵樵子钱雄熹身为武林前辈，哪会不知道这种指法的利害，顿时吓得牙关打战，豆大的汗珠如雨而下，原有的一点拼死之心，亦随之消失净尽，他呆立良久，始惨笑道：“魔头，老夫认栽了，这条左臂……你动手吧！”

老人略一犹豫，便点头道：“也罢，你既没有勇气出手，老夫也只好不客气了，想当年老夫那条左臂也是在毫不抵抗的情形之下被你砍下的！”

说罢探手腰间，“醉仙剑”已自执在手中，白乐一闪，立见血